



端午

安徽合肥 吴蔚芳

节日

菜市场，卖艾草的多了起来，卖粽叶的也多了起来。哦，又是一年端午。端午节，在我的乡下，叫五月节。农历五月初五，可不就是五月节么。我们小孩子不关心它叫什么节，只知道，过这个节，家家门头上要插艾，家家饭桌上有粽子吃。还有巧手媳妇，会做好看的香囊，挂蚊帐的钩子上。又好玩，又有好吃的，我们自然很开心。乡下，艾草多。沟渠边长，菜园子里长，房前屋后也长。像天生的野丫头，只顾疯着往上蹿。

一大早，几个年龄相仿的女孩子，带着镰刀，去村外割艾草。这是儿时最喜欢做的事。儿时就很会梳头，梳两只俏俏的羊角辫，再扎上两只红色蝴蝶结，蝴蝶结是货郎担来村里，母亲用牙膏皮换的。还记得那是用染上颜色的海绵剪出来的，活灵活现。彼时，这两只红蝴蝶就在头顶上飞舞。见到狗尾草，跑过去采采。见到小野花，采来插小辫子上。直到看见一大片艾草，才又想起，今天是要来采艾的。家里的门头上，还等着它们呢。几个人埋头割了一大捆艾草，英子力气大，一个人就能背起来，我们几个跟在后面，不时用手往上托托。欢天喜地回到家，大门上插几枝，灶台边插一枝，土墙的缝隙里也插上一枝，鸡笼猪圈也要插，插得满屋子都是。

主妇们提着桶，挎着篾篮子，到水塘边洗粽叶，淘糯米，说着闲话。张家用红豆做馅，李家用花生做馅，陈家男人在国营单位上班，每月拿工资，她家买了猪肉做馅。有调皮的小媳妇：“嫂子，这猪肉的粽子出锅，我也尝尝啊。”陈家婶子笑道：“都给你，看不把你吃撑。”农历五月的牛背塘涨满了水，一阵阵笑声在水面上荡漾，震起层层涟漪，漫过青石板，主妇们纷纷起身回家，裹粽子。傍晚时分，夕阳西下，村子里飘出了粽叶香，糯米香。

祖母年轻时在大户人家帮佣，烧得一手好饭菜。经祖母手裹出来的粽子，形状大小都一样，个个都很俊俏，紧实，就连裹粽子的细绳，祖母也很讲究，用大红色的。用祖母的话说，这叫“红配绿，看不够。”我捧起一只在手心，左看看，右看看，好看，真好看呀。粽子煮熟后，祖母一只只拿到锅沿上，说是凉一会再让我们吃，怕烫着。我们等不及，抓一只到手里，剥开粽叶，顾不得烫，咬上一口，又香又糯，又有嚼劲，虽然没放肉，味道却出奇的好。年幼的我，总以为祖母有一双神奇的手，无所不能。

大人们在家裹粽子，小孩子们早溜出去了。去干什么呢？去摘花呀。五月天里，大地葱茏，满树馥郁，走到哪，香气都直往身上扑。有青草香，有艾草香，栀子花亦暗香浮动。村南头小红家有院子，院子里种栀子花树，花已开满枝头，白色，极香。她每天都摘许多花送小伙伴，我们拿来别衣上，插发上，装口袋里，挂蚊帐上。大人们也拿来别衣上，插发上。整个村子，都飘着栀子花香。“色疑琼树倚，香似玉京来。”这时节，人都是裹着香的。儿时便羡慕有院落的人家，他们在院子里种花，种菜，养鸡，养猪，虽不是大富大贵，寻常日子倒也过得安稳吉祥。小人儿心里渐渐有了一个愿望。如今，我的小院里也长艾草，也种栀子树，算是了了儿时的心愿吧。

那日，一个四岁稚童突然冒出一句话：“你身上有山里的味道。”我一愣，好奇地问他：“山里的味道，那是什么味道呢？”他奶声奶气告诉我：“是艾草的味道呀，是小花的味道呀。”一句话，让我笑了很久。一花一叶，一草一木，纯净无私，让人瞬间消解一切繁杂。顺应自然，真实过好每一天，便觉天下万般皆是好的。

满洲里的黄昏

安徽淮北 姚中华

行走

白日熙攘的场景尚未落幕，夜晚便献上款款深情。在满洲里，昼与夜悄无声息地交替，互换着角色，又用各自的光影，描绘出北疆小城步入黄昏一段别样的时光。

第一次来到满洲里。走在有着异国风情的街道上，我尽可能放慢脚步，用身心感受着黄昏一点点靠近。六月的北疆，昼长夜短，远处的钟声悠扬敲响了八次，夕阳却依然迟迟不肯落入地平线。刮了一天的风，天空像是被清水反复冲洗，蓝得耀眼，甚至可以称得上魔幻。黄昏降临时，有几片云彩忽然出现在天空。它们缓缓移向西天，仿佛是赶来为夕阳送行。而夕阳则以余晖回赠，霞光照射在云彩上，发出耀眼的光亮。原本湛蓝的天空，瞬时像是被一双无形的大手涂抹上一层厚厚的胭脂，变得红润起来。那一刻，我懂得了什么叫霞光满天，也读懂了黄昏落日的余韵。

满洲里是位于中、俄、满三国交界的陆路口岸城市，当地人习惯省略中间一个字，称为“满里”。其实，满洲里原称叫“霍勒津布拉格”，蒙语意思是“旺盛的泉水”。这里距离呼伦贝尔大草原上闪亮的明珠呼伦湖只有三十多公里。走进市区，给人第一印象是街道宽敞、整洁，而且特别规整。市区里的道路南北谓路，东西称街，横平竖直。从南向北，五条主要街道分别被冠以一二三四五“五道街”。靠近城北的第五道街是城中繁华的地段，一些代表性建筑如套娃广场、内蒙古大学满洲里学院就分布在街道两旁，中俄交界的国门以及高达208米的观光塔就矗立在五道街的西部尽头。

满洲里市区楼房多为哥特式建筑，楼顶有一个硕大的圆形穹顶，穹顶之上矗立着又高又细的塔尖，指向天空。所有建筑物的门窗都特别考究，上

面有雕琢繁琐的花纹图案，看上去美观而奢华。我在五道街徜徉了半天，看到两旁的楼房虽然总体上呈现哥特式建筑风格，但外观造型上几乎没有相同的样式，装饰的颜色也不尽相同，有的是粉红、有的是淡蓝，有的是金光闪闪的土豪金。此刻，在落日的余晖映照下，整条街道又像是被涂抹了一层彩釉，愈加显得艳丽夺目。

天色还没有完全暗淡下来，城市便被一盏盏五颜六色的灯光接管。灯光从商场橱窗、从楼顶高处、从地面绿植草丛里射出，有的明亮耀眼，有的柔和缥缈，有的则不停变化着光束。交相辉映的灯光让原本进入黑暗的景物，变得流光溢彩，宛如走进一座灯火璀璨的迷宫。

八点过后，那些闲步走出家门，进入超市、进入露天广场的人们应该是刚刚用完晚餐，开始享受一天中最闲情的时光。位于迎宾大道与建设路交叉口的音乐喷泉广场，正在上演一场灯光秀。五彩喷泉伴着曼妙的音乐，时而喷射出冲天的水柱，时而旋转成一朵绚烂的花朵，时而又呈现出乐谱线条的形状。

我曾目睹过数不清的黄昏，许多场景让人联想到一个词，逃离。倦鸟归巢、路人行色匆匆，车流、人流在渐渐暗淡的天空下，奔向各自的目的地。从某种意义上说，黄昏，就是一天的终极。在满洲里，黄昏颠覆了我的认知，它让我看到这座城特殊时段流光溢彩的一面，也让我卸去了一天的旅途疲劳，融入一片灯火柔情之中。

乡情

子堰

安徽池州 石泽丰

子堰是一方水塘，在我的老家，位于村前门口塘的下方，与门口塘隔着四五层梯田。它的下方是河榻，河榻与河汊相连。每在汛期来临的时候，河水开始上涨，漫上河榻。在一些大涝的年份，它会顺着河榻漫入塘埂的缺口，倒灌进子堰。有好几年，它漫过了塘埂，淹没了一些梯田。遇到这种情况，村人都会骂天。因为家家户户的水田本来就不多，种出的粮食不够吃，再被河水淹掉一部分，来年春季，村人绝对缺粮。每次水患，子堰都亲历过见证过。

近些日子，我之所以想写子堰，我越发觉得它如一位年迈的母亲，在我们吸着它的乳汁长大远去高飞后，它仍旧仰卧在那里，依着地望望着天，仿佛等待着我们的归来。尽管下面的河榻里，早年分块到户靠天收的水田早已荒废，它在那些干旱的日子里，还是把怀里仅有的一汪水，通过缺口流给曾经灌溉过的土地。在我出生的时候，子堰就默默地守候在那里，储存着水滋润着下方的稻田。它是什么时候被建成的，村人至今没有一个说得清楚，就连年纪近一百岁的雪生公公，都说子堰在他儿时就在那里。

子堰于我个人而言，四十多年过去了，从我出生到现在。头十五年间，我常常走近子堰，去它东边的冲落咀（地名）放牛或玩耍，去它下面的水沟里捕鱼捉虾。后三十多年，我从外出上学到后来落户在异乡，很少回去。即使偶尔回去，因时间紧我也没有特意去看上子堰一眼。渐渐地，它淡出了像我一样这一代从老家出来的已扎根于城里的中年人的视线。我们各自忙于当下的生活，被世俗裹挟，在日月轮回中衰老。如果不是上次都在这座小城生活的同屋场的几个人聚集在一起，谈论小时候捞鱼的趣事时，我们还真的把它给忘却了。年长于我和旭光的小龙，说他十岁那年夏季的一个雨天，他将一只土瓮（“土瓮”是我们老家平时用来挑土的一种竹制器具）往塘埂缺口水里一放，稍后拎起便是半土瓮的鱼。小龙说此事时，竟把子堰这个名字忘了，他描述给我们听的是一种方位的指代，他用门口塘下边的一口水

塘代指子堰。我和一旁的旭光也没有记起子堰这个名字，还是旭光当场打电话给他远在两百公里外的老家的小叔叔向溪，才打听到它叫子堰。

哦！对！对！对！子堰！子堰！我们三个人异口同声。多么熟悉的名字，还有那些童年曾经接触过的美好事物，我们在远离故乡后的今天，是什么时候把它们给忘却了呢？它们如一颗颗值得日后品尝的美味糖豆，被我们早年藏进了各自记忆的口袋里。岁月如风一路奔跑，不知不觉中，记忆的口袋被扎破现出了几个大洞，将长年没有提起的物件漏掉了。时隔几十年，当我们停下来摸一摸口袋的时候，却不知道那些糖豆何时从记忆的口袋里脱落了，留给我们的是一脸的茫然。

如果不是七十多岁的向溪还记得且在电话里告诉我们，我们估计一时间难以想起它叫子堰；如果不是小龙提起捕鱼的往事，我们也不会主动提起子堰；如果是再过几十年，生活在老家记得子堰的那一代人不在，谁还能一口向我们准确地报出子堰这个答案来。我知道，那些祖先绞尽脑汁想出的充满智慧的代名词，原本被代代相传，却不料有许多美丽的名词在时光淘洗中，被他们的子孙逐个地弄丢了。包括许多年后的子堰。

